

我带外孙 游杜甫草堂

◎袁金泉

早春二月,退休在家的我决定带外孙游览成都杜甫草堂。

来到杜甫草堂工部祠,我指着大门上的一副对联“满眼河山,大地早非唐李有;一腔君国,草堂犹是杜陵春”,告诉外孙,这副对联不仅赞美了杜甫的故乡和出生地,表达了对杜甫的怀念之情,同时也歌颂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。“我知道,我知道,杜甫写过一首诗。”外孙背诵起来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

踏入杜甫草堂的那一刻,仿佛一脚跨进一垄垄广袤的诗行里,无边无际,一眼千年。

穿过“荷塘映梅”圆门,沿着网红打卡地“红墙”,我们来到浣花溪畔。溪畔的柳条已经抽出了嫩芽,在春风中轻舞,我和外孙轻轻地吟诵起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诗句来。

一阵春雨过后,天空一片蔚蓝,大地散发着青草与花卉的气息。我们来到杜甫千字碑,这里有苏轼、黄庭坚、赵孟頫、王铎、沈尹默等历代名家和伟人毛泽东书写的杜甫诗歌墨迹镌刻,堪称一部立体的“杜工部全集”。外孙十分兴奋,用照相机不停地拍摄。“我要把这些诗词拍回去照着写!”外孙的话让我很是欣慰。

走着走着,一座茅草屋出现在眼前。茅草覆顶,竹篱环绕,简朴中透着诗意,这便是杜甫当年的居所,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茅屋被秋风所破歌》中记载的“草堂”。篱边蜡梅花开得正好,金黄色的花朵挂满枝头,时有黄色的花瓣随风飘落,像是诗人遗落的诗笺。外孙蹲下身,拾起一片花瓣递给我,指尖便传来蜡染过一样细腻的触感。这蜡梅可是当年杜甫亲手栽下的那一株?

随人流走进草堂。屋内有卧室、厨房和书房,但空间狭小,陈设也简单。书房里,一张长条形矮木桌子、几把竹椅、一盏孤灯,我仿佛看见杜甫在这里挑灯夜读的清瘦身影,时而蹙眉沉思,时而奋笔疾书;听到了他的声声叹息与激昂吟诵。窗外竹影婆娑,沙沙作响,像是在为他的诗句打着节拍。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,就是在这间简陋的书房里诞生的吧?容不得我细想,耳边传来电喇叭里保安的阵阵催促声:“不要停留,拍了照就走!”

进入草堂参观不足3分钟,似乎与我们千里迢迢地赶飞机、坐地铁、打出租的时间有点不对称,但杜甫的气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髓里。在这片宁静的天地里,他的诗歌如同一束束光照亮了历史的长河,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。“外公,杜甫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的好诗来呢?”走出草堂,外孙天真地问我。我想了想,回答道:“因为杜甫爱国爱人民,热爱生活,他善于观察身边的一切,无论是一场春雨、一片落叶,还是百姓的生活,他都能用心去感受,然后用最生动的语言把它们写下来。”外孙似懂非懂地点头,也许诗的种子已悄然在他心田里种下。



拍

子穆

留住阿尔茨海默老娘

◎姜新

老娘患上阿尔茨海默病(原称老年痴呆症)两年了,在姐姐、哥哥的关心呵护下还算控制得好。对照诊断,属于一眼该病七个阶段的中度状态,典型的表现是严重时记不得自己年龄、不认识联系少的子女。

这次春节,老娘答应到海门的“二侯”家过年,“二侯”就是我。我把娘接来才住了一个晚上,她就要回去。她说来了好几天了,家里自来水等东西有人要偷的。不管怎么劝,她还是每天早饭后就吵着要走,年初一早上也是如此,因为她已不知道今夕是何年。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,我们带她出去玩,到老家乡与103岁老人聊长寿经……但也只熬到年初三一早,便把她送回了家。

一周后,老娘表示很高兴来我家过正月半。我趁机说:“你说话要算话,住一个礼拜,不要天天吵着要回家。”老娘同意了。

吸取上次她记不住来几天的教训,这次我一到家,就带老娘到阳台,指着玉树对她说:“你记性差,我们在玉树上绑了六根黄带子,代表着住六夜七天。每过一天,我们就解掉一根。”娘嘟囔着说:“这么复杂。”但看表情,她内心认可了这新做法。我追加一句说:“妈培养两个儿子上大学,以

前你是令全大队尊重的人,说话也算数;现在年纪大,自己答应的事、说过的话要算数,否则要被人家骂‘老糊涂’,看不起的。”

与以前一样,我们把主卧腾给她,自己睡阁楼。只是对她起夜有点不放心,于是做好安全措施,把小夜灯开好,再在门前放一张靠背椅子。

第二天早饭后,果然老娘说要回去。我拉她去看玉树上的黄带子,把昨天的话又讲给她听。因此,我一有空就陪她在小区转转、聊聊日常,问问你有几个子女?某某是你什么人?今年你多大年纪?你的父母亲叫什么……颠来倒去地跟她说,练练她的脑子与语言,也不让她感到寂寞。

老娘记性差,抽着烟到房间找东西,坐在床沿上叼着烟到口袋里摸打火机,都被我逮个现行——她没话说。趁这些机会,我和颜悦色地反复纠正老娘的坏习惯,告诉她抽烟要到放烟灰缸的阳台,不要到房间里,要当心火烛;药片盒放好一周七天的药,不能重复吃;吃药要用温水送服,不能空口吃。

老娘看不懂电视,不喜欢电视。妻子也想办法找点事让她做做,减少她的无聊感,择菜啊、扫地啊都叫上她。尽管老娘扫地扫个场中心,但面对最后她聚起来的一小

堆垃圾,我们还是要一个劲地表扬她,让她有成就感。

正月半一早,我去买馄饨皮子,回来后告诉娘中午包馄饨吃,她包的带点回家放冰箱,再另外多带点放到姐姐家一起吃。老娘蛮高兴,包馄饨包累了才去床上休息。

我鱼缸里的水是每天要去楼下河里取了换的。老娘看到了,面露微笑对我说“做人家”,我就带着她一起下楼先逛逛再取水;娘年轻时读了几个月扫盲夜校班,认得字,至今还能自己签名。她一路看一路指认路牌上的字,一些不认识的,我来念着解释。回到家,老娘坐在沙发上休息,表情很愉快的。

我把菊花、薄荷、碰碰香、玉树等家里养的花儿、绿植搬到阳台桌子上,教老娘整去枯枝老叶、剪掉凋谢的花儿,再浇点水。老娘很专心、耐心心地全部做完,包括扫完地。

看着玉树上的黄带子快要没了,老娘很高兴,但她还是算着要回家,正好去邮局领上海来的抚恤金汇款单。她要走那天正逢周五,姐姐周五有事,我上班走不开,只能再留老娘一夜。在表扬老娘“说话算数”“受人尊敬”的同时向她反复说明情况,老娘竟然还同意如果星期六下大雨可以不回老家。

周六,毛毛细雨,我和妻子带着馄饨送老娘回到家。

想和父亲再吵一次架

◎晓奕

节后刚一上班就碰到了老李,我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早,回去一趟挺不容易的。他苦笑着,叹道:“我和我爸相处,时间绝不能超过3天。多待一天,保准吵得不可开交。每次都本想多陪陪家人,可最后往往是闹得大家都不愉快。倒不如就待这几天,彼此都能自在些。”

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。这不正是我和父亲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吗?

前几年,我因工作变动赋闲

在家,本以为多陪陪他是件好事,可没想到,那段时光却成了我和父亲争吵的“高发期”。争吵的原因荒唐可笑: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在屋里走路,声音稍大了些;或是手机放视频,声响惊扰到了他。争吵过后,我都感到满心疲惫,陷入深深的无奈与自责。我常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扪心自问:曾经那个对我关怀备至、疼爱有加的父亲哪儿去了,为何如今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?我又为何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一次次地与他针锋相对?

后来,我和一个同事聊到此事。我知道他和父亲也是争吵不断,甚至曾在情绪激动时咬牙切齿地说,只有等父亲离去,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了,他听到我的讲述,泪水夺眶而出,对我说他想和父亲再吵一架,却也不可能了。

我愣住了,呆呆地站在原地。原以为他会是那个最能理解我的人,会和我一起抱怨、一起宣泄,可他的泪水却让我不知所措。我张了张嘴,想要说些什么,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。